

大宇神秘惊奇系列[®]

(珍藏本)



纸 月 亮

张韧 著

大宇神秘惊奇系列(珍藏本)

纸 月 亮

张 韬 著

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《大宇神秘惊奇系列》是经国家商标局正式注册的专有商标，全面享受国家商标法的保护。任何未经允许冒用、篡用及摹仿本商标的行为，都将受到法律的追究。

《大宇神秘惊奇系列》(珍藏本)

张 韬 著

*

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(通辽市霍林河大街 24 号)

内蒙古自治区哲里木盟新华书店发行

北京飞达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64 开本 32 印张 780 千字

1998 年 12 月第一版 1999 年 11 月第二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000 套 本册定价：4.00 元

书号：ISBN 7—5312—0983—7/I·236

第一章

钻 塔

还记得刘畅的姐姐刘欢吗？我们在《幽灵姐姐》那本书中见过她。现在，她已经上大学了。

刘欢刚上大学二年级，便在全校出了名。

她是系花、学委、艺术体操明星，还是英语大赛的冠军。她甚至还是下一届学生会的必然主席。总之，她是一个最优秀的学生。

但是，昨天下午，突然传出一个惊人的消息：刘欢，被校保卫部逮捕了！

事情还得从刘欢的性格说起。

刘欢，一个十九岁的女孩子，有什么样的性格



呢？——顽皮、淘气，尤其是，出奇地胆大。从来没有人看见过她忧愁，也从来没谁发现她静静地坐一会。她总是在动，总是在笑，总是在寻找什么机会玩一玩。

她喜欢冒险，喜欢挑战！

所以，事情就这样发生了。

那是下午三点半左右。最后一节课上完，同学们纷纷走出教室，要去图书馆占座了。只有抢先一步，才能在图书馆弄到一席之地，上自习才有去处。这，已经成了大学生们的生活习性，也成了他们人生竞争的一部分。只有刘欢是个例外。她从来不占座，从来不抢什么。可以说，她从不为这种事着急。她宁愿到湖边看书，在路灯下写字。

“在湖边一坐，灵感比鱼还多呢，”她笑道。

所以，这天下课时，她约了几个女生到湖边来了。

这所大学之所以美丽，就是因为这个湖。它在校园的正中，水光潋滟，绿波不兴，反映着周围的青山翠树，也反映着青年男女们迷离的目光、多



思的面孔和微妙的心情。到了这里，最笨拙的人也想作一首诗，而且，真地有了诗情。

在湖边树立着一座高塔，看上去，很像西湖边上的六合塔，又比六合塔更挺拔，更曼妙，更有一种古灵之气。它的倒影印在湖水里，远远地看上去，便引人发出了长长的幽古情。刘欢每天对着塔影，心里总是重复这样的诗句：“此情此景人心怀，此身此影何处来？”

这座塔，把她深深地迷住了。

“多好看啊，这塔！”几个女生一到湖边，就叽叽喳喳地议论起来，发出了大呼小叫。

“才不是好看呢，”刘欢轻声道，“是古朴，是壮美！”

她的脸上，充满了挑战的意味，好像是，谁要不同意她的看法，她就会一把将她丢下湖。同学们不敢说别的了，听着她说出这塔的几样好处，几件掌故。刘欢便指点塔影，娓娓道来。看出她的听众并不理解自己苦心，她感到委屈，心中升起了对牛谈琴的味道，脸上便显得气愤了。

“哎，你说了半天，怎么没说说这塔的内部结构呀？”一个女生忽然问。

“对呀，是不是你也不知道啊？”几个女生都发现了这个漏洞，同声叫道。

“我……我……我……”刘欢一时说不出话了。

女生们猜对了，她还真不知道塔内构造，因为，她从未进去过。她一直想进去看一看，为此，不知多少回，她到了塔下，发现那里有一扇小门可通人内。问题是，小门永远是关着的，好像是从来也不曾打开过，从来也不曾有人进去过。好像是，那塔，是不准任何人进入的。

“笑什么，我当然要进去看看，”刘欢傲然宣布，“马上就能告诉你们答案。”

“问题是，你什么时候进去呀？”女生们不依不饶，“要是等到毕业，恐怕这塔都没啦。”

“现在我就进去，马上就满足你们，怎么样？”刘欢心里暗骂：“可恶的小女生！”

在女生们的护拥下，她昂首挺胸朝着那塔走

去了。虽然心里也在打鼓，可她脸上全是不在乎的表情。她多么希望那小门是关着的啊，那样的话，她就可以不负责任了。然而，小门是开着的。她克服了心中涌起的那股怯意，微微笑了。

“你们等着，我去去就来，”刘欢一挥手，朝塔下奔去。

通向塔下的甬道，是一条水泥小径，长满了阴郁的青草和不知名的淡色的花朵，当她跑过时，更有一股浓烈的腐木气息扑鼻而来，令她难以喘气。

到了小门跟前，她猛地停了下来。这里太阴暗，她不由得打了一个冷战。这里也太静，她听到的只是自己脚步的回声。还有，她的心跳声也显得那么响，几乎是震耳欲聋了。

于是，她呆在门口，很长时间里，一动也不敢动。

从这里观望，可以透过门缝看到塔内的一角。塔内是那么黑，不可能看到任何的景况。但是，她觉得自己看到了什么。为此，她禁不住浑身一抖。

一股阴风袭来，将小门吹得动了一下。“吱

呀”一声，把刘欢吓得跳了起来。

然后，她捂住胸口，静等着什么事情的发生。

什么也没有。

她多么想掉头回去啊，而且，越快越好。但是，她却开始一点点，朝小门那边接近了。她知道自己就是死，也要摸到那里，探出个究竟了。因为她不是别人，她是刘欢。

所以，她必须开门，必须进去，必须看个明白。

手触到铁门，她觉得自己过了电，手指哆嗦了一下。随即，她坚决地把手抓在了那里，把铁门拉开了。跨进第一步时，她准备好了遭到人生的不测：有凶恶的魔鬼扑下来，揪住她的头发，叼住她的喉咙，把她生吃活吞，嚼个粉碎，发出非人间所有的声响……

只有更冷的一股风，扑面而来，不知去向。

然后，便剩下她一人，孤零零地站在了门内，形影相吊。

那扇陈年铁门，在她身后悄然关上。

等那门的声响终于传出，她才猛地一动，急忙

回过身来。她知道，那是风吹使然。可是，她自己也不敢相信了。她更相信，那是一只看不见的手，从看不见的地方伸出，把她的后路堵住了。她要扑向铁门，把它撞开。她要逃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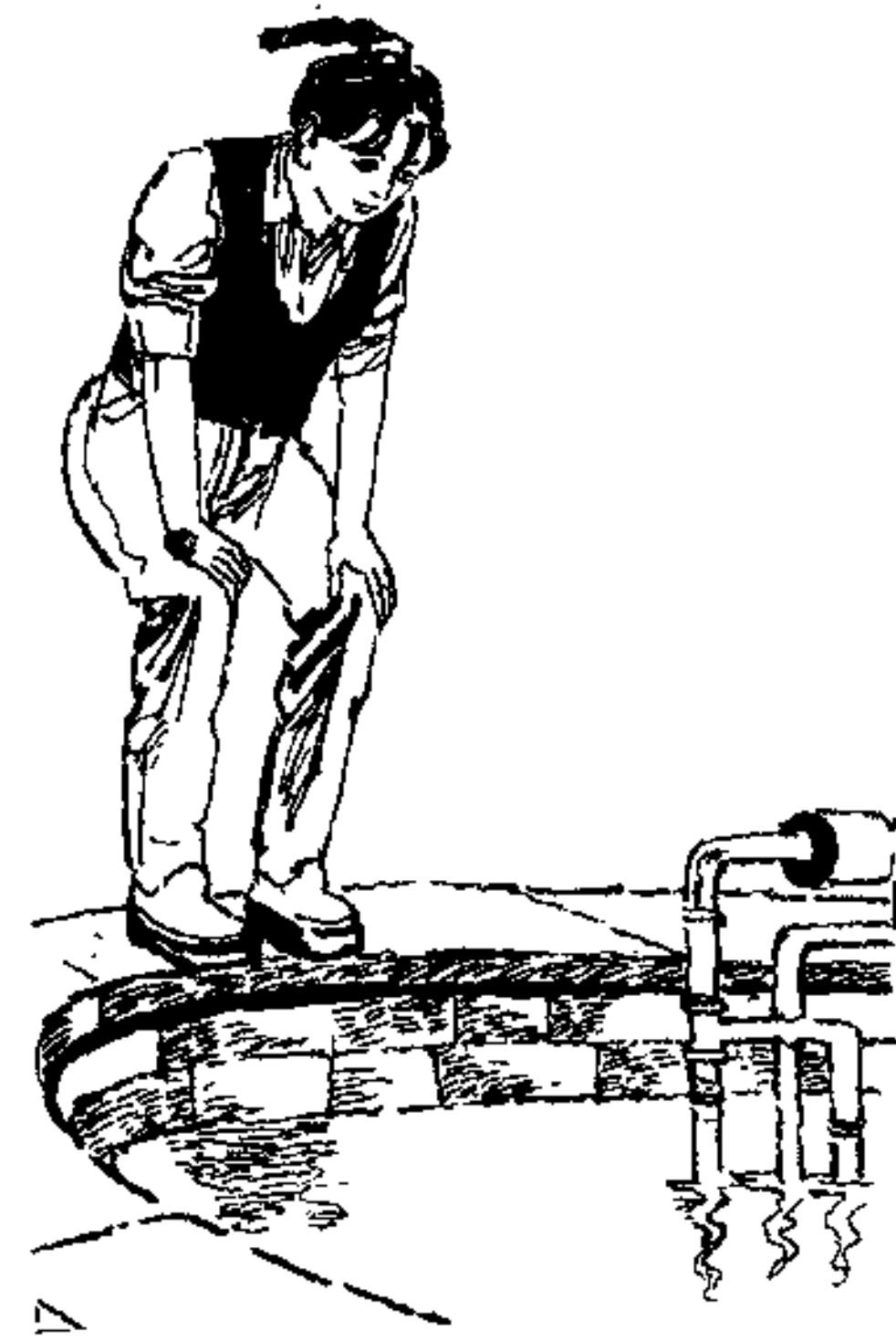
然而，她保持不动。

这时，塔内的昏暗使她失去了时空的概念，也失去了正常的思想。她不再推理，也不再分析。当她的脚步终于动起来时，是本能在起着主导作用。

她摸到了一道铁栏杆，知道那是楼梯的扶手。她的脚被绊了一下，便感到自己踏上了台阶。顺着那个台阶向上走，她明白了，这是一个旋转式的楼梯，一级级引人上升。

台阶越来越陡，上得越来越高，她不由得停住。

她没想到，塔内竟是这样阴暗，这样高，这样没有尽头的深邃和空洞。上边会有什么呢？她不敢想，可是，又不能不想。她要自己相信什么也没有。越是这样想，她越是害怕了。为什么呢？



她咬紧牙关，继续往上爬。

身边只有铁栏杆，只有水泥和潮湿的感觉。阴冷本身已经构成了某种东西，某种有形的威胁。她知道它的存在，讨厌它的触觉，想把它远远地赶开。可她没有办法。

上了多少级台阶了？她不知道。在她的感觉里，已经到了天上，或者，到了另外一个空间，这里太高，太玄，以至于从来没有人类曾经达到。前面还是更沉的黑暗，更无尽的台阶。她要永远走下去了，因为，她只能这样。

先是听到了一个异响，她猛地心中一动。在她眼前闪出一道蓝光时，人也站住了。这时她才看出，自己已经走到了塔顶。再仔细看，才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地方。

一个奇怪的地方。

这是一间圆形的屋子，没有任何的用具，也没有照明灯光。只是在屋中有一个圆形的水池子，里面有闪烁着荧火般的光亮，照出了屋子的大概轮廓。只能看出这是一个不住人的所在，此外，便什

· 10 ·

么也看不出。

不住人，那么，就是做什么的？

刘欢轻轻挪步，来到了那个水池前面。当她俯身细看时，甚至屏住了呼吸。因为，她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装置。它看上去太神秘，也太精致，给她的感觉是，一不小心，便会有什么妖怪从中出来了……

池中有无数根电线，有各种各样的元件，还有粗细不等的水管。荧光在闪，很有规律。不时发出细细的水声，听上去似乎来自遥远的天外。

天啊，这可能是……

刘欢刚要退回脚步，便觉得情况有些不一样了。

有一个人，已经站在了她的身后。

一股气息，吹向了她的后颈之间。然后，她才听到了一个低沉的、浑浊的、没有生气的声音：

“你想干嘛？”



第二章

奶奶庙

刘欢面对着的，是一个身材魁梧的男人。在他身后，还有两个更高大的汉子。由于室内太暗，他们的面目都看不清。但是，他们都在瞪着她，都在准备对她采取行动。这一点，却是一目了然的。他们，要对她动手了。

“跟我们走，”为首那人命令。

“可是……你们是什么人？”刘欢还想反抗。

“校保卫部。”

刘欢只好听命了。

在校保卫部的办公室里，她才知道那座塔不

过是一座水塔，内部的构造才有那样的光怪陆离。她也知道了那塔作为极重要的地方，是不允许外人随便进入的。刘欢必须在一份保证书上签字，表明自己进到那里纯粹是出于好奇，没有干任何坏事。虽然如此，那个大个子保安科长还是记下了她的学生证号码，威胁说万一发现学校饮用水的水质出了什么问题，就要追究她刘欢的“刑事责任”。一句，把刘欢吓出了一身冷汗。

好在一个星期过去了，平安无事。刘欢的胆大包天，也就在校园内传开了，引得女生们嫉妒，男生们想入非非。

这一天，几个女生碰到了刘欢，都不怀好意地互相看看，挤了挤眼睛。然后，她们一起朝刘欢笑了起来，夸她生活有创意，想象力丰富，具有当代青年所最珍贵的冒险精神。然后，她们的话题一转，进入了她们要说的关键一环了。

“哎，咱们班有一大怪，你知道不知道？”她们问。

“一大怪？不，没听说，”刘欢答道。

“嗨呀，你真是孤陋寡闻，孤陋寡闻哪，”女生们叹息不止，好像看到了人生悲剧。

“到底是什么怪物啊，快告诉我，”刘欢急不可耐了，正中那几个女生的下怀。

“‘二十一楼蝎蝎叫，道爷睡在奶奶庙，一觉睡下再不起，只等世界末日到！’”女生们拍手唱着，完了对刘欢作个鬼脸：“难道柳道士这事儿，你不知道？”

“啊，你们是说柳为？”刘欢失声叫起来。

“不是他是谁？你说，他是不是一大怪？是不是不可思议之人？是不是咱班的一个大恐怖？”

刘欢想了一会，不得不点头称是了。

一点不错，那柳为是一个刘欢从未见过的怪人。他是那么孤僻，那么远离人群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好像他一直是呆在屋子里，而且是呆在他那间用蚊帐隔成的小天地里。那蚊帐似乎是全国最黑最脏的围幔，把他同这个世界永远地分开了。外面的人看不见他，只觉得他在那里，在呼吸，在思想。同学们把那蚊帐称为“奶奶庙”，柳为，也就

成了一个最神秘的人物。

一个人静静地呆在奶奶庙里，天长日久，同学们简直忘了他是谁，长得什么样。给人的印象是，他几乎从来也不上课，从来也不起床去吃饭，甚至从来也不上厕所了。人们忽略了她的存在，让他自然而然地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。

现在，几个女生便对刘欢将军：“你敢不敢去找柳为，跟他说话，把他从奶奶庙里弄出来？”

天啊，把柳为从奶奶庙里弄出来！这，怎么可能？

但是，刘欢却朝着那几个女生一瞪眼睛，一挺胸脯：

“这算什么？看我把他手到擒来！”

话一出口，她也觉得有些突然，有些后悔。然而，既然她是刘欢，既然她能够用那么大的声音作出了宣言，她就要把这宣言实现。所以，她一探手，从树上摘下来一只浆果，远远地朝湖中投去了，在那里激起了一朵浪花。

那个晚上，她想了好久好久，也没有想出作战